

著名劇戲界世

拉娜

著原生卜易
譯秋佩忱



行印局書明啟

娜 拉

A Doll's Hous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原 著 者

H. Ibsen

譯 述 者

沈 佩 秋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54

小引

被稱爲近代戲劇之父的亨特利·易卜生，於一八二八年生於挪威的一個貧寒的家庭裏；爲了貧窮，幼年時候沒有好好地受教育，便被送在一個藥房裏做學徒。年二十，開始戲劇生涯，攜帶了幾個寫就了的劇本到挪威京城，不久就在幾個著名戲院充任導演，聲譽日隆。一八六四年赴羅馬，自後大部份的時間留住德國。一九〇六年卒，年七十八。

易卜生的所有重要劇本，都在國外寫就，而風物人情，不脫斯坎迭那維亞地方的本色；可是一方面卻保持着普遍性與世界性，因爲在他劇本裏所包含的都是一些人類共通的切要問題。本來，地方性與普遍性的調合，正是偉大作品的必需條件。

娜拉一劇原名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爲易卜生討論社會問題的劇本中之最偉大者。易卜生目睹當時婦女地位的低落，所謂愛情與家庭責任奪去了婦女們的靈魂與獨立人格，因此他寫娜拉一劇時，竟大聲疾呼要婦女們爭回自己這兩樣最基本的要件。娜拉對丈夫滔佛兒說：『我想信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或至少我應該這樣造成我自己。——這是易卜生寫作此劇的中心意義。

娜拉寫於一八七九年，半世紀的時間並沒有把他所提出來的問題解決分毫——至少在中國是如此；所以，把娜拉譯成中文而廣泛地紹介給國人，大概不是全無意義的事吧！

劇中人物

滔佛兒·郝爾茂

娜拉（郝妻）

蘭克（醫生）

林登夫人

尼爾斯·克勞斯太

郝爾茂的三個小孩

阿娜（保姆）

愛倫（女僕）

腳夫

第一幕

佈景）一間佈置得舒適雅緻而並不奢華的房間，後面右邊有門通外廳；左邊有門通郝爾茂的書房。兩門之間有一架鋼琴，左壁中間又有一個門，稍近前方是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圓桌子，幾只靠手椅和一只小沙發。右壁靠後面些又有一個門，往前來有一個瓷火爐靠壁放着。火爐前面有一對靠手椅和一張搖椅。火爐和側門之間有一只小桌子。壁上掛着許多雕刻品。一個架子上安放着瓷器和些小古玩。一個小書架藏着裝訂美麗的書籍。房裏鋪着地毯。火爐裏生着火。是冬天。

（外廳裏有鈴響。立刻就聽見房間外面的門開了。娜拉很高興地嘴裏哼着進來。她穿着出門的衣服，把手裏拿的幾個小包，放在右手的桌子上。她讓通外廳的門開着，看見外面有一個腳夫，把

手裏拿的一棵聖誕樹和一只籃遞給開門的女僕。）

娜愛倫，把聖誕樹好好的藏着；今天晚上在夜有點起來之前，無論怎樣不要讓那些小孩子們看見（取出錢包來，對腳夫。）多少？

腳夫 五十個渥兒。（渥兒，挪威錢幣名。——譯者註）
娜 這是一個克郎，不要找了。（一克郎合一百個渥兒。——譯者註）

（腳夫謝着去了。娜拉關門。她一面脫下出門衣服，一面還快樂地默笑着。從衣袋裏拿出一袋糖來，吃了一兩塊。然後顛着腳尖走到他丈夫的房門口去聽。）

娜 不錯，他在家呢。（又哼起來，走到右邊桌旁去。）

郝 （在房裏。）是不是我的小百靈在那裏叫？

娜 （忙着解開她的包裹來。）是的。
郝 是不是那松鼠兒在那裏跳？

娜 是的。
郝 松鼠兒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 剛回來。(把一袋糖藏在衣袋裏，抹抹自己的嘴。)

滔佛兒，你來瞧瞧我買了些什麼東西？

郝 不要來打擾我。(隔了一會兒，他開了門向裏看着，手裏握着筆。)你是不是說買了東西了什麼？這許多嗎？我那小顧客又在亂用錢了嗎？

娜 唔，滔佛兒，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稍微多花一點錢了。這是第一個我們不愁錢的聖誕節。

郝 好啦，好啦，我們不能多花錢。

娜 喔，是的，滔佛兒，現在就讓我們多花一點兒吧！——只要真正一點兒！你不久就要賺許許多多的錢來了。

郝 不錯，從明年元旦起。但是到領薪水還有三個月呢。

娜 不要緊，我們可以先借一借。

娜 拉(走近娜拉身旁，鬧着玩的拉拉她的耳朵。)

還是我那不懂事的孩子！假使我今天借了一個克郎來，你在聖誕節這一星期裏揮霍乾淨，等到年三十晚上屋上忽然掉下一塊瓦來把我腦袋打破。

娜 (用手按住他的嘴。)胡說！怎麼可以說得這樣怕人？

郝 可是假使發生了這種事情，——那末怎樣呢？

娜 假使真的發生了這樣可怕的事，那在我欠債不欠債是一樣的了。

郝 但是那些債主怎樣呢？

娜 他們誰來管他們？他們只是不相干的人。

郝 娜拉，娜拉！你真是個女流！說正經話，娜拉，你知道我對於這種地方的主張的，不欠債，不借錢，一欠債一借錢，家庭生活就不自由，不美麗了。我們倆抱定主意到現在，不要到末了反放棄了。

娜 (走到火爐旁邊去。)很好——隨你，滔佛兒。

郝 (跟着她。)來，來，我的小小百靈，不可以那樣垂頭喪氣的。什麼？我那小松鼠兒生氣了嗎？(拿出錢包來。)娜拉，你猜我這裏有什麼？

娜 (很快的轉過身來。)錢！

郝 拿去(給她幾張鈔票。)當然，我也知道聖誕節各種東西都要用。

娜（數鈔票。）十，二十，三十，四十。啊，謝謝你，謝謝你。

滔佛兒這可以用好些日子了。

郝我希望能如此。

娜真的，好些日子呢！過來，讓我給你看我所買的東西。而且多便宜！你看，這是伊娃的一套新衣服和一把小劍。這是給寶寶的一只小馬和一個喇叭。這一個洋娃娃和搖籃是給艾美的。都是些普通東西，不過給她去拆壞，已經夠好的了。另外有些衣料和手帕是給用人的。其實給阿娜我應該買一些再好一點的東西。

郝還有那個包裹裏是些什麼東西？

娜（大聲喊。）滔佛兒，不要動，不到晚上不許看那個包裹的東西。

郝啊啊，可是，小閹客，你可曾想到替自己買些什麼東西？

娜替我自己！我，我不要什麼。

郝胡說！告訴我，你喜歡些什麼。

娜不，我真的不知道要些什麼。唔，滔佛兒，你聽了——

郝唔？

娜（玩弄他的衣鈕，而不看他的臉。）假使你真的要給我點東西——你不妨，你知道——你不妨——

郝唔？快說！

娜（忙道。）你不妨給我現錢，滔佛兒。只消給我你所需要的就夠了。我可以留着以後買東西。

郝但是，娜拉——

娜喔，請你答應，親愛的，滔佛兒，請你答應！我要把在包在很好看的金紙裏掛在聖誕樹上。那不是很有趣的嗎？

郝那些會使錢不翼而飛的小鳥你叫他們做什麼的？

娜我知道，當然，——叫小閹老，但是滔佛兒，請你答應我的要求。好讓我有時間細細的去想我最喜歡的是什麼。這不是很有理的嗎？

郝（微笑着。）話是不錯，假使你真把我給你的錢花在你自己身上的話。可是你還是要花在家用裏邊的，都浪費在各種無用的東西上，到後來還是要

我再拿出錢來。

娜 但是，滔佛兒——

郝 你能否認嗎，娜拉，親愛的？（用臂抱着他的妻子。）

這真是一只可愛的小百靈，就只是太會花錢。沒有人會相信一個男人養你這樣的一只小鳥要費多少錢。

娜 不怕難為情！說出這種話來？我平日總是盡我所能的能省多少就省多少。——可是結果還是一個沒有。

娜 （快活得嘴裏哼着，臉上笑着。）哼！你那裏知道，滔佛兒，我們小百靈，小松鼠兒有多少開銷。

郝 你真是個古怪的小傢伙！活像你的父親——一天到晚睜着眼睛等機會把錢弄到手，可是真的到手了，卻又都從指頭縫裏漏出去了，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去的。唔，生就的有什麼法子。這是在血統裏的，不錯，娜拉，那種脾氣是要遺傳的。

郝 我但願能遺傳到我爸爸的許多脾氣。

郝 我卻不願意別的，只願你現在這個樣子——我

那親的，可愛的小鳥兒。但是我說——我覺得你今天看上去有些兒——有些兒——叫我說什麼好？——有些兒神色可疑。

娜 真的嗎？

郝 是真的。好好地看着我。

娜 （看着他。）怎麼樣？

郝 （用手指頭嚇她。）這喜歡吃糖的小淘氣，又出過花樣了吧？

娜 沒有，你怎麼會想到這樣的事！

郝 沒有，到糖食店裏去過嗎？

娜 沒有，滔佛兒，真的——

郝 一點兒果子醬也沒有嘗過嗎？

娜 沒有，的確沒有。

郝 一兩塊糖餅也沒有吃過嗎？

娜 沒有，滔佛兒，真的，真的！

郝 好好，我不過是說着玩兒的。

娜 （走近右邊桌子。）我決不想做你不喜歡的事。

郝 我相信你不會的，並且你還許過我——（走近

她。娜拉乖乖，現在你儘管保守你的聖誕節的祕密吧，聖誕樹上燈火一亮就都會拆穿的。

娜 你記得請蘭克醫生嗎？

郝 沒有。不過也無須請得他一定會來的；並且我還要問他今天什麼時候來。我已經定了些很好的酒。

娜拉，你沒有想到我是怎樣的盼望着今天晚上呢。

娜 我也是這樣。那些小孩子再不知要怎樣的快活呢，滔滔佛兒！

郝 一個人有了穩固的位置和豐富的進益，想起來真是高興！不是想想就快活了嗎？

娜 啊，真妙！

郝 你還記得去年的聖誕節嗎？三個星期之前，你就每晚的躲在房裏做聖誕樹上用的花朵和其他預備嚇我們的種種玩意兒，直做到夜深。我一生中再沒有更討厭的了。

娜 我自己一些也不覺得討厭。

郝 （微笑。）但是到後來還是一場空呢，娜拉。啊，你還要把那椿事來取笑我嗎？我怎樣能阻止

那個貓不鑽進去統統都拆掉了呢？

郝 我的可憐的娜拉，你的確不能。你是在想盡方法使我們快活，那才是最要緊的一點。但是總算好了，苦日子過完了，真是幸事。

娜 啊，真是幸事！

郝 現在我也不用獨自一個人坐着發悶了，你也不用有勞你的眼睛和貴手了——

娜 （拍手。）不用了，我不用了，是麼，滔滔佛兒啊？想起來好不快活？（挽着他的臂。）滔滔佛兒，現在我要告訴你，我們以後應該怎樣處理聖誕節一過——（外廳鈴響。）啊，有鈴響！（整理房間。）什麼人來拜望了，真討厭！

郝 我不見客，記着。

愛 （在門口。）太太，有位女客要見。請她進來。

娜 （向郝。）那位醫生剛來，少爺。

郝 他到我書房裏去了嗎？

愛 是的。

（郝爾茂走到書房裏去了。愛倫引林登夫人進來，出去，把門關好。林登夫人穿着旅行的服裝。）

（躊躇不安。）你好嗎，娜拉？

（狐疑。）你好嗎？

我看你不認識我了。

不會——哦，是了！不錯——（忽然高興起來。）

怎麼，桂丁娜！真是你嗎？

不錯，正是我！

桂丁娜！你想，我竟不認識你了！但是我怎麼——

（聲音放輕。）你完全兩樣了，桂丁娜！

不錯，這八九年來——

我們真有這麼長久不會面了嗎？不錯，是的。啊，這

過去的八年真是快活的日子，我要對你說。現在你進城來？這樣的冬天趕這麼長的路程！你真勇敢！

我今天早晨趁輪船到的。

當然啦，要來過個快活的聖誕節。啊，真好！是的，我

們要過一個快快活活的聖誕節。把外衣脫下。你凍得僵了吧？（幫她脫。）好了，我們舒舒服服的坐下。

來烤火。不，你坐那把靠椅，我來坐搖椅。（握住林的手。）好，現在我又看見這可愛而熟悉的臉了。只有剛碰見的時候——桂丁娜，你面色清減了一點啦——或者瘦了一點啦。

我老得多了，娜拉。

是的，也許老了一點——不多——只老了一點兒。（突然自制一下，正色道。）咳，我真粗心！只管坐在這裏講話——愛親的桂丁娜，你不見怪嗎？

這是什麼話，娜拉？

（溫情道。）可憐的桂丁娜！我忘了：你是一個孤身的人了。

不錯，我的丈夫是三年前死啦。

我曉得，我曉得，我在報上看到的。啊，桂丁娜，那時候我真想寫封信給你，可是總沒有心思提筆，難務也多。

也真多。

我都了解的，娜拉，親愛的。

不，桂丁娜，我真對不起你。可憐的丁娜呀！你過的日子真不容易——他一點兒也沒有留給你嗎？

日子真不容易——

他一點兒也沒有留給你嗎？

他一點兒也沒有留給你嗎？

他一點兒也沒有留給你嗎？

林 沒有什麼。

娜 沒有孩子嗎？

林 沒有。

娜 什麼也沒有嗎？

林 一點可以傷心或者可以紀念的東西都沒有。

娜 （不信似的看着她。）我的親丁娜，這怎麼可能呢？

林 （勉強地笑着，一面用手理頭髮。）啊，有時候竟會這樣的，娜拉。

娜 這樣孤單零仃的那種日子一定很難過的，我卻有三個挺可愛的孩子。現在我不能領給你看，他們和保姆一起出去了。現在你把你一切的事都告訴我聽聽吧。

林 不，我要你先講給我聽——

娜 你先說。今天我不能自私。今天我只想你的事。喔，不過，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也許你已經聽到過我們碰到了一道好運氣？

林 沒有。怎麼一會事？

娜 你想！我的丈夫做了聯合銀行的經理了。

林 你的丈夫啊，真好運氣！

娜 可不是嗎？律師的位置是靠不住的，特別是碰到那些來歷稍微有些不明的事，當然滔滔兒是不肯幹的；這倒我也完全和他同意的。啊，你想我們何等快活！明年元旦他就要去受新職，以後他就可以拿大薪水，分紅利了。將來我們過日子就完全不同了——老實說，可以像心像意的過。啊，丁娜，我真樂意真快活！手頭寬裕，不用愁錢，真是快活，是不是？

林 是的。無論怎樣，必要的東西，不短少真是快事！

娜 不但必要的東西，並且還有許多許多的錢——許多許多！

林 （微笑。）娜拉，娜拉，你的老牌氣還沒有改樣嗎？我記得我們一塊兒在學校的時候，你就是個頂會花錢的小閹老。

娜 （靜靜的笑着。）不錯，滔滔兒現在還在說我。（舉起指頭指着。）但是娜拉並不像你所想的那樣不懂事了。我並沒有可以儘量揮霍的機會。我們兩個

都還得工作呀。

林 你也工作嗎？

娜 是的，做些輕巧的活計：編織啦，刺繡啦，這一類的東西（漫不經心地）——還有些別的事情。你當然知道的，我們結了婚，滔佛兒就辭去了政府裏的事。他很少有升遷的希望，而用度卻加多了。可是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年，他操勞得過了度，他不得不去找各種額外的事情做，起早磨晏地辛苦。後來他受不了了，生了一場大病。醫生都說他非要到南方去養病不可。

林 你們在意大利整整的住了一年，是嗎？

娜 是的，我告訴你，這真不是容易弄的。那時候伊娃剛生下來，我們又不能不去呀，說起來真是奇妙有趣的旅行！竟把滔佛兒的性命保全了。不過錢也花得可以了。丁娜！

林 我想要的。

娜 一千二百塊錢！四千八百個克郎！不是很可觀的一筆錢嗎？

幸而你們花得起！

林 你要知道，我們是從父親那裏得來的。

娜 哦，我想起來了。他正是那時候過世的，是嗎？

林 不錯，丁娜正在那時候。你想！我不能去服侍他！我那時候天天在盼望着伊娃生下來，還有我那可憐有病的滔佛兒要看護。慈愛的老父親！我永也不能再見他的面了，丁娜啊，那是我嫁以來最難受的一件事。

林 我知道你是素日孝順他的。後來你們就到意大利去了嗎？

娜 是的。你知道，我們有了錢，醫生又教我們不要耽誤時候。一個月之後，我們就動身的。

林 回來的時候，你丈夫身體完全復元了嗎？

娜 老虎也打得啦。

林 但是——那個醫生？

娜 你說什麼？

林 我記得我進來的時候，你們的女僕說醫生到了。

娜 哦，是的，那是蘭克醫生。他不是爲看病而來的。他是我們的老朋友，沒有一天不來的。酒佛兒連以後一些小毛病也沒有過。孩子們也都好，都健旺，我也很好。（跳起來拍掌。）啊，丁娜，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夠快活，真是了不得的事！但是太對不起你了！只管勞叨着自己的事。（坐在丁娜身邊的一張矮凳上，兩臂靠在她膝上。）啊，不要生氣！現在，老實告訴我，你當真不愛你的丈夫嗎？既然如此，那你爲什麼要和他結婚呢？

林 你知道，那時候我母親還活着，躺在床上不能動了。我還有兩個兄弟要照顧，所以我覺得不能拒絕他。

娜 也許不能不如如此。我想他那時候很有錢吧？
林 的確很過得去，不過他的事業卻靠不住。他死了之後就一敗塗地，一些東西也沒有留下來。

娜 後來——
林 後來我開了一月店，一個小學校，想盡方法，支撐下來。過去的三年，真是吃盡苦楚了。現在總算過去

了，娜拉。我那可憐的母親也用不着我了，她已經安息了。兩個小兄弟也有了事，可以自食其力了。

娜 你一定覺得你的生活很是自由了！
林 並不，娜拉。只是覺得說不出來的虛空。沒有目的

活着（坐不安定，立起來。）這就是我不願意再在那種鄉下地方住着的緣故。此地要找一件事維持生活——消磨心思——總比較容易些。我只要找到一個固定的職務，辦公室裏一類的事情。

娜 但是，丁娜，那是很苦的事啊，你看去已經很累壞了，還是找個近水的地方去休養一下的好。

林 （走至窗前。）我沒有父親供給給我錢啊，娜拉。

娜 （站起來。）啊，不要和我生氣。

林 （走向娜拉。）我的親愛的娜拉，你不必和我生氣。處在我這樣的苦地位容易使人痛心。活在世上並不爲着誰來，卻又不得不竭力的撐持。而命又不能不活，所以就變成自私自利了。當我聽見你們交了好運——你相信麼？——我替自己高興比替你們高興得更厲害。

娜 這句話怎麼講？啊，我明白了！你想湊佛兒也許能

幫助你一下子。

林 不錯，正是如此。

娜 他會幫你忙的，丁娜。你的事全在我身上。我一定

把事情弄妥，我會用極妙的方法，使他自然會答應。

啊，我真喜歡幫助你！

林 你這個人真好，娜拉，這樣地熱心幫我！像你這樣

不會經過艱苦的人，更是難得。

娜 我嗎？我不會經過多少——

林 （微笑）喔，唔——一點兒輕巧生活之類。——

娜拉，你真還是個小孩子。

娜 （顫着頭在房間裏踱）噯，又來了，不要這樣

地老三老四啊！

林 不要嗎？

娜 你和大家一樣。你們都以爲我這人是不配幹正

經的。——

林 唔，唔——

娜 你以爲我在這煩惱的世界，上沒有艱難困苦的。

林 我的好娜拉，你已經把你所有的艱苦都告訴我

了。

娜 呸——那些算得什麼！（低聲。）我還沒有告訴

你那些重大的事。

林 重大的事？這話怎麼講？

娜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丁娜，但是實在是不應該的。

你對於你的母親奉養得這樣的辛苦，這樣的長久，

你覺得很爲得意似的。

林 我實在並不瞧不起什麼人；不過想到了我能夠

使我母親在最後那幾年享了一點清福，卻實在不

免又得意又快活。

娜 你想到了扶養你兩個兄弟的事情，你也覺得很

得意。

林 難道我不應該嗎？

娜 當然應該的。不過，丁娜，現在讓我也來和你說一

些我所認爲得意而且快活的事情。

林 我很相信，但不知是怎樣的事？

娜 放低聲些！不要說得這麼響。湊佛兒如果聽見了，

那可了不得！不能讓他知道——無論如何不能無
論什麼人也不能知道，丁娜——除了你。

林 爲什麼，究竟是什麼事？

娜 過來。（拉她一起坐在沙發裏。）是的，丁娜，我也

有又得意又快活的事，我曾經救了滔滔兒的性命。

林 救了他的性命？怎樣的？

娜 我不是告訴你，我們到意大利去的事情嗎？要不然，滔滔兒的性命真要不保了。

林 那是我曉得的。那你父親給了你錢哪。

娜 （含笑。）不錯，滔滔兒和大家都這樣的相信着。

但是——

林 但是怎麼的？

娜 爸爸一個大錢也沒有給我，是我自己把那筆款

子籌劃得來的。

林 是你這麼許多錢？

娜 一千二百塊錢，四千八百個克郎，你聽了覺得怎

麼樣？

林 我的親娜拉，你怎麼弄的是中了彩票了嗎？

娜 （作鄙夷貌。）彩票？那是誰也容易做得！

林 那麼，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娜 （令人難以測度似的笑着，嘴裏哼着。）哼，脫拉

——拉——拉——拉——

林 當然不會是借來的。

娜 不是借的？爲什麼不會是借來的？

林 唔，做妻子的沒有得到他丈夫的同意是不能向
人家借錢的。

娜 （點頭。）哦！倘使那妻子有一點見識，知道把事

情處置好——

林 但是，娜拉，我不明白——

娜 唔，也不必明白。我始終沒有說明那錢是借來的。

我還有許多好方法呢。（躺在沙發裏。）我也許能

從愛慕我的人那裏弄來。生得像我這樣不算醜的

女子——

林 娜拉，你真是太荒唐了。

娜 我想你一定急於想知道一切的內幕，丁娜——

娜拉，乖，聽我說，你這樣不是太鹵莽一點了嗎？

娜 (重新坐直。) 救丈夫的性命算是鹵莽的嗎？

林 一輩子瞞着他，我想有一些兒的吧！

娜 他——我知道，性命就難保了！你懂得嗎？當時他自己

也不知道到底病到了什麼一個情形。那些醫生都暗暗的來對我說，他的病勢很危險，除非到南方去過一個冬，此外就沒有法子可想啦。你想我起初沒有用一點兒手段嗎？我就裝做像尋常年青妻子要求到國外去旅行一樣。我一面哭，一面央求，我說他應該替我設想，不要違拗我。並且暗示他錢是可以借的。丁娜，但是他聽了，卻生氣來了，說我愛胡鬧，他做丈夫的人，不應該老讓我胡思亂想。話雖這麼說，我自己心裏想，命總是要救的，所以我就另想方法了。

林 難道你父親從來沒有和你丈夫說起過那錢不是他的嗎？

娜 沒有，從來沒有，父親剛在那時候死了。我本來想把一切都告訴了他，求他在別人面前提起。不幸，後來也無須說了。

林 你也沒有在你丈夫那裏承認過嗎？

娜 噯，虧你說得出來！他那樣厭恨舉債，我還去告訴他嗎？並且，像滔滔佛兒那樣一個堂堂男子漢，如果

知道了得了我的好處，要使他多麼痛心，多麼慚愧呢？我們倆的感情難免就此完了，我們的美滿家庭再也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了。

林 你預備永遠瞞着他嗎？

娜 (想了一想，半笑道。) 也許有那天末一天要告訴他——許多——許多年數以後，等我——不再這

樣漂亮了。你不要笑我！我的意思是指將來滔滔佛兒不再像現在這樣和我相愛着，他不歡喜再看我跳舞，打扮，唱戲了的時候兒。(忽然不說下去。) 沒有，在對於我這件大秘密有什麼意見沒有？你還以為我一無所能的嗎？你現在可以相信，這是很費了我的一番心血的。到期付款這件事並不是好頑的。你知道，丁娜，商業場中有所謂分期付款，按季付息種種的名目，都是很難對付的。所以我不得不盡我所

能的各處去東拼一點西湊一點。我又不能在家用裏省出多少來，因為酒佛兒當然也不能吃苦的。並且我也不願意讓孩子們衣破爛衫的，我爲他們弄來的錢，還都花在他們身上，那一羣寶貝！

林 可憐的娜拉！那你一定要拿自己的私房錢出來賠補了。

娜 當然的事。總而言之，這件事都由我一個人想法。有時候酒佛兒給我添置衣飾之類的錢，我從不肯把錢花去一半的，總是買那些最簡單，最便宜的東西。幸而無論什麼東西，我穿戴起來總不合式，酒佛兒從來沒有疑心過。可是丁娜，事情也真苦得很，因爲穿着得好，也是怪舒服的，你說對嗎？

林 一點兒也不錯。

娜 除了那個，我還有弄錢的法子。去年冬天我運氣好，接受不少的抄寫工作，每天晚上我總是一個人躲在房裏寫到夜深。有時候，真疲倦，真疲倦。可是這樣做工賺錢，究竟是快活的，我覺得我彷彿是個男人一樣。

林 那麼，你究竟還清了多少債了呀？

娜 那卻說不準確。那種事情，一時很不容易弄清楚的。我只知道我拿搜括來的錢都去還債了。有時候我實在沒法周轉了（含笑）我就坐在這裏，心裏懸想有個有錢的年老紳士愛上了我——

林 什麼！那個紳士？

娜 喔，不是真的！——我懸想他已經死了，等到他的遺囑拆開來一看，裏面用大字寫着：『我死之後，立即把我一切所有，交付與那位可愛的娜拉，郝爾茂夫人。』

林 不過，親娜拉——你指的是什麼人呀？

娜 啊，乖乖，你不明白嗎？並不是真的有那樣一個人，不過是當我沒有門路鑽的時候，常常這樣夢想吧。但是現在已經不要緊了——那討厭的老東西，可以由他去。我也不管他的遺囑不遺囑了，因爲我的艱苦已經過了（跳起來）喔，丁娜，想想就快活！不用耽心了，不用，一些兒也不用了！可以同小孩子玩玩鬧鬧，家中設備得精美雅緻，恰合酒佛兒的意。